心情札記 ⊙ 驤

瀛苑副刊

昨夜，又夢到自己在游泳了。記得是個熾熱的午後，因過於乾燥而龜裂的土地，赤足履於上，足心清楚地傳來炙熱的灼痛，三步併兩步地，奔至一條小溪前，尚不及褪盡衣衫，便迫不及待地一躍而下，冷冽的溪水剎時澆熄欲燃的火焰，帶來一種輕微刺痛的快感。張開眼，漫無目的地往前泅去，一條條的水草輕掠過臉龐，打招呼般的溫柔，而我，竟如此自然地揚起嘴角，綻出一朵微笑，身處這陌生而幽暗的水域，卻無一絲絲人類該有的驚恐與不安……我想，自己的前世一定是條魚。

冬天的淡水，是氣象報告管轄不到的地方，在受騙多次而重感冒的慘痛經驗下，早已學會了無時無刻把自己裹成一個球，在偌大的校園裡，吃力地移動著。在這個季節裡，女人是沒什麼美感可言的，在這裡待了四年，認命地體驗出這一點。在總是下雨的日子中，容易發霉的心情極需要一點溫暖的陽光，明知不可能，卻還是傻傻地跑去圖書館，借了本子敏的「小太陽」，回到宿舍裡，裹著棉被，捧著杯熱開水，津津有味地看著。然後，再帶著乾透了的暖暖心情，滿足地爬上床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次見到關於網路戀情的文章，總會有種淒涼的感覺，久久不去。人與人之間，已經到了必須藉著機器才能幫助情感交流了嗎？而這種現象是否意味著，身為電腦白丁的我，已經被時代潮流淘汰了？一下子，有股惶恐，正不斷地加速擴大中。我想，可能是強迫自己學電腦的時候了。腦海中又浮現資工系友人看著我時的奇怪表情，現在總算讓我解讀出來了，那是一連串的感嘆詞：「唉……」連綿不斷到天邊……。

隨性如我，在大四這個敏感的身分之下，免不了也有所顧慮，尤其是穿著大毛衣和長裙，天藍色糖果襪加上紅色厚底布鞋時。在出門前，先小心翼翼地詢問室友：「呃……你覺得穿這樣會不會太青春了？」走在路上，還得四處張望著有沒有熟人經過，壓力大到恨不得立刻狂奔回宿舍，換回看起來就像大四的衣服。或許是意識到在學校的日子不多了，對於校園中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樹，甚至連地上不起眼的小石子，都會狠狠地多看上兩眼。是啊！想帶走的東西太多，反而有點不知所措了。

夕落、海潮、星空下的長堤，浪漫的宮燈道，還有伴了我四年的朋友們啊！這一切一切，都被我霸道地烙在心版上，是將會跟隨我一輩子的印記。

雨終於停了，提著宵夜，走過松濤旁側的草叢。突然間，一陣陣急促有力的鳴聲傳來，我驚愕地停住了腳步。你相信嗎？在全臺灣最冷的地方，在這剛下過雨的冬夜裡，居然聽見了蟋蟀的叫聲，或許是在作夢吧！但很明顯地，我並不想醒。牠在寒冷的冬夜裡，唱著在夏日尚未揮發完全的熱情，欣賞這種勇氣，或許就像我穿著藍襪紅布鞋般的突兀，但，誰能說我們不對呢？其實只是很單純地，想留住已逝的歲月罷了，畢竟，曾經走過這一回啊！

四年前的我，帶著一軸畫布而來，而今，滿載色彩以歸，從此，在記憶的行囊中，多了一隻堅持在冬夜鳴叫的蟋蟀。我笑了，一種不捨，很濃很濃。